

◇闲话文人

王凯

傅斯年与中西医论战



民国年间，由于主政者和上层知识分子多具留学背景，深受西方文化浸染，在他们影响下，西方医学以科学的名义占据了主流，中国传统中医被逐渐边缘化，甚至还有人提出了废除中医的极端言论。据说在英国治下的香港，中医只能称为“Herbalist”，意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在这种形势下，中医地位一落千丈，一些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纷纷撰文贬低中医。

1934年8月5日，著名史学家、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大公报》“星期论文”栏目发表《所谓国医》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医。傅斯年早年游学英、德，学贯中西，其人心直口快，所言无忌，外号“傅大炮”。文如其人，傅氏的这篇文章也是火药味十足：“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中医之争。”

在傅斯年眼里，中医问题根本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没有讨论的必要。他认为中医是腐朽的、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东西，对于中医只有取消一途。傅斯年在文章结尾提出了他的意见和想法：“管理他们(指中医)的衙门，当然是内政部礼俗司，而不该是卫生署，……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是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傅斯年的文章引起了读者强烈反响，在医学界、知识界引爆了一场关于中医废弃的大辩论。

8月13日，《大公报》发表《评傅孟真(所谓国医)》一文，作者署名赵寒松。文章认为傅斯年没有资格臧否点评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因为这种专门问题，仅凭肤浅的常识，尚且不能解答，若并肤浅的常识尚还缺乏，那便根本无发言的资格，无发言的资格而任意发言，仅凭个人简单的直觉，发为了一篇感情用事老婆骂街的论调，那更非号称学者应有的态度了。”8月18日，津门名医陈泽东在《大公报》发表《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批驳傅斯年的观点。但这位老先生的话玄而又玄，与其说是医家所言，倒不如说更像阴阳家的话语。傅斯年觉得极为可笑，他在随后发表的《再论所谓“国医”》中反驳道：“请政府与社会上人士想想，是否可以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论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张废中医的强固证明？”

傅斯年的观点得到胡适的支持，傅是胡适最为器重的学生，胡曾多次称赞他是“稀有的天才”，是第一流做学问的好手，并且最适合做领袖人物。当时胡适正主编《独立评论》，他不但发表了傅斯年的《再论所谓“国医”》，而且还转载了先前刊登在《大公报》上的《所谓“国医”》一文。胡适在编后记中如此写道：

傅孟真先生前两星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所谓“国医”》，引起了南北各地的“国医”和他们的护法者的大骂。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十个星期轮到一次的，孟真先生等不及了，所以在独立评论里发表他再论所谓国医的文字。我们为使读者明了这场官司的起

点，所以把那篇《所谓“国医”》转载在这里。关于这个新旧医的问题，我也颇有点意见，等孟真先生的话说完了，我也想写一篇文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欢迎讨论。但我们要声明一点：像天津中医公会陈泽东君所发表的五行六气阴阳奇偶“哲学之极顶”一类的文字，恕不发表。

关于傅斯年参与中医存废之争，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1941年，湖北参政员孔庚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一次会议提出了“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学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案”。当时外敌入侵，民族危机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民族主义也随之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主流话语，孔庚巧妙地利用了这一背景，将中西医之争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傅斯年不认可孔庚的观点，两人在会上激烈辩论，孔当然辩不过傅，于是便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粗话。傅非常生气：“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散会之后，膀大腰圆的傅斯年果真拦住孔庚决斗，可他看到孔庚七十多岁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吧。”

这则佚闻是不是也是中西医论战的一个缩影？

◇电光倒影

禾刀

只见英雄不见侠



《智取威虎山》剧照。

平心而论，在徐老怪的所有作品中，《智取威虎山》算不得有多出类拔萃，至多只保持了徐老怪的基本水准。不过，就像冯小刚铆足劲而《1942》并未博得头彩，却让徐铮凭借《人在旅途之泰囧》低开高走上票房头把交椅一样，今年的贺岁档原本最令人期待的应是姜文四年磨一片的《一步之遥》，结果最后没有结果，《智取威虎山》原本低调示人反倒一鸣惊人，从白天场座无虚席便可见一斑。

《智取威虎山》这一题材很讨巧，可以唤醒中老年观众对样板戏的历史情怀。徐老怪确实深谙此道，开篇结尾两头都拿京剧“圆场”。要说，这个题材也并非没有风险，谁能保证那些丝毫没有经过过样板戏洗礼的年轻观众一定会买账？

历史上的样板戏总是遵循着严谨的脸谱化规律。少剑波、小白鸽、高波包揽了帅美帅，杨子荣长着一副土匪的胚子，胸膛里却跳动着的一颗滚烫的红心。徐老怪严格承袭了样板戏里的光辉形象，帅美的让人心醉，丑恶的让人作呕。作为土匪老巢的威虎山，依旧是一副副陈旧的脸谱形象，座山雕(梁家辉饰)多半时候处于镜头深处的阴暗角落，常常是只见半个半秃脑门藏在毛皮大衣里，“尊容”时隐时现但牢牢掌控着山寨全局。垂涎三爷压寨夫人的胖老四，总是难掩一副迷离的色眼。精瘦的老二就像是坐山雕大政方针的执行者，座山雕的每一蹙眉他都心灵神会，妥当安排，就等着大明大智的三爷一声令下。老八虽门口养两条不守规矩的土匪，但对杨子荣新兄弟倒也照顾有加……

有人说，本片充满了徐老怪的侠客情怀。未必，若真是模糊了年代和技术，本

片与三十几年前“风行一时”的样板戏并无二致。稍有不同的是，徐老怪脱掉了京剧的外衣，大把添加了年轻人喜欢的技术作料，比如火爆的战争场面。单枪匹马深入虎穴的杨子荣当然是位英雄，但除却这位英雄外，威虎山上的土匪毫无侠义可言。剧中曾有两点灵光闪现，一处是因受老四被毙的连带责任，老大原本引咎自杀。另一处则不是作为正剧结尾更像是个小小彩蛋的“副片”：当飞机坠入一线天，座山雕原本还抓着杨子荣的枪，命悬一线，最后他选择了毁灭，但这与其在山寨被攻之时遁而逃又格格不入。除了少剑波、杨子荣等少数几位早经样板戏打磨得溜光发亮的英雄形象外，原样板戏中敌强我弱、以少胜多的基本面未变，打虎上山等情节也未更改，至于徐老怪的所谓侠义情怀纯属意淫。倒不是说徐老怪无能，而是他所能做的努力终不过一点，即用现代化的技术巧加包装。

当然，徐老怪显然不满足简单的技术化处理，所以他努力对样板戏中的严肃予以轻松化改造。剧中反复使用“我只有一个字”的台词充满调侃。剧末小栓子与扮演孙子的韩庚隔空对话，笑意盎然。而铁定“男一号”、刚刚混上第九大金刚的杨子荣初次领命下山“砸窑”，相较于他假装方便传递信号，如何度过“砸窑”这关或许更能展现智慧。至于最后环节，203小分队趁座山雕大摆寿宴，与杨子荣里应外合一举端掉威虎山，更是显得英勇有余，“智”趣不足。

不是徐老怪的这部电影有多么出色，而是姜文的《一步之遥》有多么失望。

◇书斋时光

唐宝民

寂寞歌者最后的绝唱

无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结果是否公正，丝毫不影响它成为世界文坛的极品盛宴。薛忆沩新书《献给孤独的挽歌——从不同的方向看“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10月)，是关于诺奖作家的另类解读，诠释了大师们的孤独，是一曲关于孤独的绝唱。

“马尔克斯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可以说是《献给孤独的挽歌》，它们都充满着忧郁的气质。这是孤独本身的气质。这是与孤独唇齿相依的爱情本身的气质。”关于马尔克斯，薛忆沩如是说。

不仅仅是马尔克斯，大多数获得诺奖的作家，都无法摆脱孤独的命运，孤独已经成为他们的宿命：赛珍珠是孤独的，这位1938年的诺奖获得者，尽管在获奖感言中对中国的抗战给予了充分支持，但由于她批评了中国政府的腐败现象，作为“回报”，国民政府驻瑞典的外交官拒绝出席颁奖仪式；当尼克松即将访华时，时年已七十九岁的她给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发电报，希望能随尼克松的代表团回中国访问，然而，这一申请却因她的作品“对新中国和领导人所持的歪曲、丑化和污蔑的态度”而被拒绝了；即使是在美国国内，她也腹背受敌，被各种派别所孤立。

《荒原狼》的作者赫尔曼·黑塞也是一位孤独者，他以退出普鲁士艺术家协会来表达自己对“祖国”的憎恶，因为那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都支持政府的屠杀行为，拒绝反省“祖国”犯下的战争罪行，黑塞从小就对“爱国主义”充满了反感，认为“爱国主义”正在将“祖国”拖向毁灭的边缘，因此发表了大量声讨“爱国主义”的檄文，自然遭到了祖国的“爱国者”们的痛恨，孤独的黑塞其实已经逼近了自己笔下的“荒原狼”的状态；因为与萨特之间发生的那场著名的决裂，加缪在法国知识界备受冷落，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落到了加缪头上，但这一结果并没有使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冲突得到缓和，反而引起了加缪的故土——阿尔及利亚的极大反

感，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更是将他作为“殖民主义者”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百年后的今天，那里的学校仍然不允许教他的书，那里的书店仍然不允许卖他的书。死后的加缪也是孤独的，直到1994年，他的遗作《第一个人》才历经磨难在法国出版；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以《日瓦格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全国却掀起了反对他的浪潮，甚至有些人举着标语上街游行，他们要求当局将他驱逐出境，他的住宅不断遭到一些人的围攻，检察机关还不时地非法搜查他的住处，并随时对他进行传讯。1960年，帕斯捷尔纳克“在痛苦与孤寂中度过了他苦难一生中的最后两年”，孤独凄凉地死去；与帕斯捷尔纳克同样命运的，还有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这两个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开始在异国他乡长达数年的孤独流亡生活……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说过：“文学的生命长过绝对的统治者、神学或意识形态的教条、一个又一个的独裁政府……在最坏的时代，文学都永远葆有一位盟友：未来。文学永远具有一种强大的持久力，它确信自己的长远影响，它可以寄望于时间，哪怕文字和句子、诗行和音节的回声要等到数十年后、甚至数百年后才被听见。这种预先的支付，这种时间的储备，使得最穷的作家也变得富裕起来。”作家也许会活在暂时不被理解的状态中，但真正优秀的作品，是不会被永远埋没的，总有一天，人们会拂去厚厚灰尘，把它拿到灿烂阳光下。

当那些生前声名赫赫的名流显贵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时，死后的王小波和本雅明被人们说起。这既是一种卡夫卡式的嘲讽，也是一种尼采式的公正。尼采说，“我活在我死后。”

◇男左女右

汪秀红

窈窕淑女

窈窕淑女出自《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被广泛引用到诸多人类的表白中。更多时候，我们会联想到赫本出演的《窈窕淑女》，一名卖花女，通过语言学教授的调教，改掉粗俗的口音腔调，学习端庄的仪态装扮，脱胎换骨，成为众人喜爱的淑女。

今年，有个知名的女企业家找到我，说希望合作办个名媛淑女培训班，培养成功企业家的伴侣。当下我觉得价值观狭窄，拒绝了此提议，似乎一个女性努力了半天，成为窈窕淑女，目的只是为了嫁个好人家，简直单调无聊。

就算是台湾第一名媛孙芸芸，出身豪门，嫁入豪门，也不甘心仅是相夫教子，近来努力开拓了自己的首饰、化妆品系列，将名气积极转变为生产力。窈窕淑女首先应该充满生活情趣，外观通过化妆保养可提升，仪态通过调整步调可以改变，但一个女性的内涵却是日积月累才能实现的。她可能爱音乐，喜阅读，会烹饪，即便是喝杯咖啡，看部电影，都能善于发现日常生活中点滴的趣味，更懂得与他人分享快乐，随后而来的爱情，以及婚姻都是人生的锦上添花，而非身为女性的唯一追求。

对于窈窕淑女的培养方式，我比较赞同身边一个朋友，每个假期带上女儿出国，希望在女儿年满18岁时，护照上盖满各个国家的签证，而等她成年后，会让她尝试到各行业中去实习，从中发觉职业的乐趣，从爱好出发，挑选适合自己的工作。

如果来年，真的办一个名媛淑女培训班，那么势必不会传授如何嫁入豪门，更希望让每个女孩子都成为自己的“豪门”，被人欣赏，先得从自我欣赏开始。